

東歐集團對尼克森訪匪的反應

畢英賢

在東歐共產集團內，對美國總統尼克森於今年二月底訪問中國大陸的反應大半不佳。自然，各國皆從自己的基本立場評論這件事。當保加利亞報章以最尖銳的語言進行抨擊之際，莫斯科却以較圓滑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的言論比較執中，這是容易了解的。最感到尷尬的要算阿爾巴尼亞了，所以地拉那方面祇在尼克森抵達上海時報出簡短新聞，至今尚未見到其正式評論。

保加利亞「人民軍」第九期以「從乒乓桌到會議桌」為題發表評論說，中共領導者們欲想成爲世界共產運動的主導力量，欲把中共的模式強加於亞非國家。爲了達到這些目的，他們毫不猶疑地與資本主義首腦——美國公開勾結。二月二十三日「人民青年報」說，毛共突然忘記了它對美國所發出的「嚴重的與最後的警告」，也充耳不聞美國正對「越南所施的野蠻襲擊」，而禮貌地把尼克森恭請到北平。捷克斯拉伐克「真理報」指出，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是其在對「進步力量與社會主義鬥爭」中所施的木馬計。

波蘭華沙生活認爲，美匪雙方各自放棄可以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荒謬理論本是一件值得稱頌的事，他們試圖使「相互關係正常化」也是常理的勝利，但是，美匪新關係的起點是堅強的反蘇，不得不使人懷疑其動機了。二月廿九日同一刊物復評論說，廿年來華盛頓不承認中共的存在，是一個「有損美國利益的態度」。如果僅僅是承認這些錯誤，而不再犯另一錯誤——利用匪俄之間的爭執，這是可稱贊的。

羅馬尼亞共黨中央機關報三月一日表示，美毛走向接觸、談判、「相互關係正常化」之途，將「積極影響國際事務與冷的進展」。二月廿三日該報亦曾說，今天談判與直接會談方法是解決問題合理的途徑。尼克森之訪問中國大陸以及五月將訪問莫斯科是這一方法普遍適用的新證據，所以羅馬尼亞「最支持這種談判解決問題的方法」。關於這一點，南斯拉夫在一項俄語廣播中更加強調說，南斯拉夫滿懷關切注視着尼克森訪問中國之事，因爲它是通過談判與和平方法解決問題之正確性的另一個證明。

二月十七日於美國總統起程赴北平訪問前夕，俄共「真理報」政治評論員朱可夫撰文評論尼克森對外政策時說，美毛之間「謀求促使關係正常化，原是正常不過的事，但是此舉不應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人們對於北平領導階層與華盛頓某些人士，企圖利用中共與美國接觸之發展過程，作危及國際緊張情勢的緩和、以及違背社會主義社會的利益所表現的具體欲望，實在無法加以忽視」。

自從尼克森於二月廿一日在中國大陸着陸之後，俄共機關報亦不斷以小篇幅予以報導。當晚電視新聞節目以卅秒的時間播出尼克森與周恩來相晤的鏡頭。其後，俄共對此事的評論大致是選擇西方，尤其是美國報刊所載符合其意見者予以登載。俄共在匪俄爭執中，慣於採用東歐集團攻擊中共之輿論登在其機關報上以表達自己的意見；但是對於尼克森訪匪之事，却很少這樣做，雖然在東歐並不乏它需要的材料。

※

※

※

在評論美毛接觸的動機和背景時，東德一家雜誌寫道，美國對北平發生興趣是在毛集團「把中國導離社會主義集團」執行「反蘇」政策之後。保加利亞電台於二月二十二日廣播說，美國之反共產及中共爭取世界霸權是相互融合的，兩者爲了達到目的皆不惜與魔鬼打交道。蘇菲亞「人民軍報」二十七日指出，北平對越戰所採取的立場以及其反蘇與反共不尋常的升級，無疑促使尼克森利用這一情勢以利他「自私的目的」。不久前，保加利亞刊物「祖國陣線」評述道，北平一直想成爲一個「超級國家」，其領導人認爲，凡能助其實現此一目的之事物皆好的。現在，中共同所有大國談判與協商皆是欲達到這一目標。因此，中共「在其對外政策中完全摒棄了階級標準與馬列主義原則」。毛共的教條中很多東西是變化無常的，但有一點是不變的，那就是「反蘇」。美國所持的是反共立場，其主旨在削弱阻止其計劃實現的主要力量——蘇俄。在這種情形下，於是兩者一拍即合。

廿五日蘇俄「文學週報」，轉載保加利亞「工人報」的一篇諷刺性文章

在文章中，列出毛集團為尼克森所預備的「政治菜單」。第一道菜是「北平在印巴衝突中站在美國的一邊」；第二道菜是「在中東問題決議上，中共也與美國站在一邊」；第三道菜是中共「對社會主義國家展開了外交戰」；第四道菜是「中共對美國在越南進行殘酷轟炸表現出天使般的柔順」。餐後甜食是「採取分裂國際共黨與工人運動的方針」。飲料是「反帝國主義」。

美國共黨總書記G·浩爾認為尼克森訪問匪區的目的是為「美帝國主義基本目標服務」。北平的政策在本質上與「美帝」本無共同之處；現在華盛頓稱頌北平路線的「獨立性」，其實就是讚揚其「反社會主義路線」，支持「其分裂民族解運之對外政策方針」。二月二十日俄共「消息報」登出了這段說詞，是有特殊意義的。

二十七日保加利亞「祖國陣線報」指出，中共一方面口頭上宣稱無意成為「大國」，實際上却有成爲世界主要國家的野心。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獲得協助。從美國，正好可以得到這個協助。毛周的新路線不承認國家間階級的差異，祇要能協助他們滿足其欲望，不管它是社會主義國家或者是資本主義國皆可以爲友。二十五日布拉格電台說，美國總統在中國大陸訪問，其異乎尋常的停留期間，以及在訪問前所發生的一切，令人油然而疑，尼周決非僅僅談論雙邊問題。

波蘭一家週刊(Za i Pzeczin)覺得，如果問題在於建立接觸及建立較佳相互諒解，傳統的外交通渠是足夠的。所以，在這個政治賭局中，定有重大的賭注。尼克森企圖利用這個訪問在未來的競選中堅固自己的陣地。中共也需要它加強其國際與國內的聲望。尼克森希望影響北平，但不願自縛手脚，把中共的目的視爲他自己的目的。中共亦復如此。不久，尼克森將赴莫斯科訪問，當他與毛周會談時，不致於忘記這一點。

二月廿六日沙格瑞布「先鋒報」提醒南斯拉夫的讀者說，周恩來曾對來自哈佛的澳洲教授說：「杜勒斯已爲我們北方鄰居所繼承。」所以，南斯拉夫人斷定，毛美雙方皆不願見到莫斯科在越南贏得領導性的影響力。

尼克森在上海的宴會上曾大談「搭橋」；次日匪新華社也響應是說。三月十四日俄國華語廣播特別予以註釋。廣播指出，在政治術語中，把詹森的觀念叫做「搭橋主義」或「詹遜主義」。這個策略真正的意圖就是反共，它

包括各種形式的接觸和交流以達到在思想上的滲透的目的，並削弱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一致，逐漸破壞「每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基礎」。三月十五日俄共在另一次廣播中說，毛某曾說過，帝國主義本質不變，要想得到它的好處就必須跟它走。而現在，毛某却在同美國的關係上抱有幻想，並準備跟它走。廣播還說，美國對華政策之基本原則是一種特殊的擴張主義形式，「其目的在中國竊取統治地位」。現在，中共爲什麼對美國門戶開放？美國總統爲什麼跑到中國？懂得他們的本性，這些問題就不難回答了。

東歐共黨集團中大多認爲匪美「上海公報」僅透露雙方談判的一部分，大部分皆被隱瞞未予發表。保加利亞蘇非亞電台廿七日廣播說，公報僅是泛泛而言，缺少具體的觀念。如果祇是爲了聲明一些早已爲世界所熟知的歧見，確立一些貿易與文化接觸，美國總統有必要親自跑到北平去嗎？顯然，在公報中的官方語言之後尚隱藏了某些協議。保加利亞「祖國陣線報」廿七日特別就公報中共所提之「五原則」加以評論說，這些原則在不久前尚被中共刻毒地批判爲「與帝國主義不可寬容的妥協」，是「背叛革命的原則」。匈牙利方面認爲，公報的內容沒有給予人們充份的理由下定樂觀的結論；雙方關係並未導致具體的成果。

斯拉伐克「真理報」批評所謂和平五原則說，中共同印度早於一九五四年在一項協議中就已確定了「五原則」，然而僅對印度言，中共已於一九五九與一九六二年兩度違反。布拉格電台認爲，公報雖然包涵了不少動聽語句，但也隱瞞了很多。看起來，尼克森是施與者，中共是受贈者。但是，這並不是事實，因爲還有很多事情祇有周恩來、尼克森及其顧問人員知道。三月四日「紅色權利報」就公報的另一內容提出批評說，在公報的烟幕之後，仍存有「第三者」的恐懼，是不無理由的。二月廿九日「勞動報」說，匪美雙方協議尋求導致經濟、科學技術合作，其原因是：美國人希望中共成爲一個「執行反蘇政策的大國」。無論在公報中或宴會上的說詞中，雙方皆小心翼翼地不提及蘇俄。但是，毫無疑問，沒有說出的比已經說出的更具重要性。「紅色權利報」說，該公報掩飾了秘密談判重要部分。而那一部分恰與「美國帝國主義戰略的標準目標」有關——使「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鬥爭，削弱世界革命反帝運動，弱化蘇聯、華沙公約國家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可以

這樣說，「反蘇主義」是毛美談判的公分母。對整個公報而言，它像一座冰山，露出表面可以見到的乃是事實真像的一小部分。東德的「水平線」三月號亦認為，該公報故意含混其詞，蒙上了一層面紗，而其「背後的陰謀則是削弱這個時代反帝的趨勢」。

在匪美「上海公報」中，提到雙方反對一羣國家的霸權。三月一日華沙「人民論壇報」認為，這可解釋為「反對集體安全」構想。該報說，這一構想在亞洲已贏得越來越多的支持者。

俄共「消息報」駐華盛頓特派員康得拉雪夫在三月四日一篇特稿中，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匪美公報。他說，在公報中，根本未提起「社會主義制度」字樣。事實上，這個公報發表的原則是：雙方各把自己認為重要的事項列入，因此，北平有很多機會向訪問的客人表明同「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共存的問題。顯然，北平領導認為這是不甚重要的。

三月初俄共「新時代」週刊在論及匪美公報時說，中共從會談中所得到的比華盛頓多，至少在聲望方面。但是，人們都知道，美國若得不到某些交換條件，是不會做任何事的。中共到底是以什麼作交換條件是令人猜疑的。

※

※

※

對尼克森訪匪以及以後的發展，對亞洲，共產集團以及全世界將發生什麼影響？東歐共產輿論對此紛加論測，茲綜述於後。

華沙方面以為，尼克森訪匪，其背景由來已久，其影響亦將達於未來。人們對這個談判的結果與影響很難遽加判斷，其原因：一、這個會談所透露的內容很少；二、雙方需要討論的問題非短時期所能解決。美國總統把座機定名為「一九七六年精神」號，它顯示，人們祇有到一九七六年才能有希望看到這個訪問的結果。人們不應忘記，匪美大使級談判從一九五五年起到現在將近廿年，外人從不知道其談判的範圍。但是，有一點，人們却看到出，中共却改變了自己的「主要敵人」，從前是美國，現在却是蘇俄。因之，沒有理由說，這一訪問是一個「突然之事」。

「華沙生活」雜誌在二月廿九日號的論文中，直截了當下斷語說，尼克森訪匪之後，中共領導將以蘇俄為其主要對手。

在論及匪美「接近」對亞洲的影響時，二月廿九日蘇菲亞「祖國陣線報」說，匪美聯合執行其「亞洲政策」，意味着對「被壓迫人民的和平與鬥爭

」的危機。二十二日俄「紅星報」指出，在北平於越南人民背後無論達到何種交易，皆「不會緩和侵略者」的困境。

這個訪問對日本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布拉格方面特別指明，美國人訪問匪區的結果，使日本在亞洲成為次要地位。日本在未來同中共談判時，必須聽從中共，而不能提出要求。這是繼美元貶價後，給予日本的另一個打擊。

在華盛頓方面不斷宣傳這個訪問是「改變世界的一週」。三月四日俄共「消息報」批評說，美國人把這句話當着咒語不斷地在念，希望美國選民（今年恰好是大選年）相信，這是真的。然而，事實上華盛頓的領袖們却非常清楚，「決定世界發展的決不是赴北平的訪問」，而是「地球上正在發生的根本變化以及現時的革命力量」。北平領導對美國總統的「改變世界」教條未加反對，足可以反映出他們自己欲成爲「大國」的野心。

南斯拉夫却持不同於蘇俄的看法，布爾格萊特方面的評論說，這個訪問除了討論「雙邊問題」外，將給予亞洲以及全世界之平衡以新的因素。所謂「大三角」各邊之雙邊接觸實際上正在形成中。美國似乎是利用政治活動而不是軍事力量來保持世界的平衡。

二月十九日布爾格萊特的廣播會說，從各方面的現象看，蘇俄的根本努力在削弱和限制中共在亞洲的影響力，儘可能透過日俄關係的改善和加強印度在南亞的地位以達此目標。蘇俄同時努力通過談判尋求解決邊界問題。但匪俄關係的發展將視「美俄匪三角」的總動向而定。此外，正在形成中的歐洲與日本的經濟、政治與軍事中心亦將產生影響力量。

三月初布達佩斯出版的「人民自由」週刊，向共匪提出警告說，如果北平想藉助美國的支持執行威脅「和平與安全」的措施，「蘇聯在世界各地所執行的總政策將有足够的力量予以不斷的抵制」。對世界和平威脅最大的莫過於這一個可能：「美國在貿易連繫的掩護下，直接或間接幫助中共軍國主義化」。值得一提者，這篇文章的作者P. 鮑克爾是匈牙利通訊社駐莫斯科的特派員。

尼克森在訪匪前後高叫「和平」！「和平」！但是在北平並沒有「和平」。俄共「紅星報」二月二十五日的文章特別指出了這個原因：中共的「對外政策路線是不容許世界緊張局勢緩和，而是保持舊的並燃起新的戰爭溫度」。